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十六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八

人部二十七 聖 賢

聖一

原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 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增神異經曰聖一名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通書曰性焉安焉之謂聖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原又曰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增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原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增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原

又曰睿作聖　增又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又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又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原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穆穆純純莫之能循是則可謂聖人矣　增禮記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

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原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

變化無方也　增左傳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

人外寧必有內憂　原尚書大傳曰天無烈風霪雨中

國有聖人　增又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

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漢書廣武

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

夫之言聖人擇焉　韓安國傳曰聖人以天下為度者

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　晉輿服志曰聖人見禽獸容貎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黄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員異則　韓康伯傳曰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　宋周敦頤傳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　遼禮志曰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為能通其意　耶律孟簡傳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葢簿書法

令適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　元許謙傳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人之事

明紀胡居仁曰聖人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　原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　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增莊子曰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　原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

增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慎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暗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原　文子曰聖人同生死愚人亦同生死聖人之同生死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生死不知利害也　又曰聖人以仁義為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孫卿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增𩿨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韓非子曰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荀子曰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石勉子曰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安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

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原淮南子曰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贏天下之憂而任海内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切也　增揚子法言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帡幪也哥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廓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荀悦申鑒曰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　五行

論曰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之
原說死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
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
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純陽信若
影響此所禀於天也　增文中子曰聖人達而賞罰行
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李
翺復性書曰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
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鹿門子曰天

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長養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　宋程明道遺書曰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湖之量江湖之量固大矣然有涯涘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又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通書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謂之聖人　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

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

五峰胡氏曰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明劉基曰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盡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　又曰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為下

聖二

增史記曰黄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又曰顓頊高陽氏静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　又曰帝嚳高辛氏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逺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恵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歴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徳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

原列子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　增唐李德裕傳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員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　原淮南子曰神農憔悴堯瘦癯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莊子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增史記曰帝堯放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漢賈捐之曰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

楊龜山曰古之聖人宜莫如舜舜之側微固無異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求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

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　原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訟執中者皐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增晉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元許衡傳曰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宜何如也　鹿門子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至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

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為鰥民二十以孝聞烏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烏在乎修也蓋修而至者顔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者也　書曰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史記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　淮南子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續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商容與

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曰吾新君也容曰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以是知之　原毛詩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　增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晉劉頌傳曰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

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九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故重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左傳孟僖子曰臧孫紇有言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史記曰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

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矣　魏志文帝曰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及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作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　彙苑齊景公問子貢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

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夫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强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至聖孰能用之　孔叢子懸子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

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丈夫舍玦珮婦女捨珠瑱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也　房千里知道篇曰孔顔聖賢也豈甞聞伐樹鄙飲以為已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甞聞受封攝理以為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内而恒人之

樂也外　遼史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子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祀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太子春秋釋奠　元武宗本紀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儀範百王師表萬世　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為聖人也明唐順之曰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皆

不失為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為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 宋程頤傳曰胡瑗問顏子所好何學頤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頤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

聖三

原受圖 加筭 尚書考靈曜四十五百六十歲精反初握命一起河圖聖受思鄭康成注曰聖

謂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帝堯受而思之以受歷數也　河圖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筭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九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參天配地　易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　禮記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

燭遠　照微　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　顏延之論檢聖人者靈照燭微理絕功外

兼應　兩忘　祖台之道論大道以至虛順道聖人以忘懷兼應　劉璡論聖人身蘊乾坤故有無兩心

不相　無名　史記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莊子聖人無名

神化　天行　文子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能以神化者也　莊子聖人之生也天行

致用　成能　易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　又

聖人成能

伏羲始畫八卦

觀象以應樞

增管道　**原應樞**

孫卿子聖人者道之管也　殷康論易皆

增同欲　**達節**

左傳聖人與衆同欲　又聖達節

倍傑　**希天**

見上聖一　性理賢希聖聖希天

若鏡　**如水**

淮南子聖人若鏡　性理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

造物　**發機**

沈約安陸昭王碑惟聖造物注利萬物也　淮南子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尸其形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

淳耀　**襲明**

人物志九徵篇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　老子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揵萬物　**兼兆人**

鬼谷子內揵篇聖人立事以先知而揵萬物也　觀物內篇有一人之人十人之人百人之人千人之人萬人之人億人之人

兆人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言聖人能兼兆人也

聖人窟 **夫子甕** 唐李石續博物志虞虢之間有傅說隱室在傅巖俗名之為聖人窟　後漢鍾離意別傳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孔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原幽贊神明 **彌綸天地** 上詳參天註　揚雄五經鈎沉聖人彌綸天地之體窮究有生之機

隨時舉事 **以德分人** 文子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下詳聖一莊子

增宗帝祖皇

父天母地 觀物内篇孔子賛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祖三皇宗五帝也　淮南子精神訓聖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

陶鑄堯舜 莊子逍遥遊篇陶鑄堯舜

伯仲伊呂 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齊太公世家西伯將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包含萬象 拾遺記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犠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犠亦曰伏羲

横廓六合 淮南子横廓六合兼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

海不揚波 韓詩外傳詳聖二

河無流沫 拾遺記虞舜在位大頌國民来朝曰唐堯時三河俱溢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世水色俱溢無有流沫

八神授簡 拾遺記禹鑿龍門至一空巖見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人

五老降庭

子是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　又孔子生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時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

騰跨百辟　鎔鈞六經

李邕宣聖廟碑騰跨百辟孫絕一人雲門子原道篇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

有子避座　鄭公繞床

史記有若傳孔子沒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他日弟子進問曰孔子言商瞿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孔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史綽范仲淹傳富鄭公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傍徨遶床歎曰范六丈真聖人也

欽明溫恭　中正仁義

性理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個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不將不迎　知終知始

淮南子聖人若

鏡不將不迎下詳聖一鶚冠子

天地同施　日月代照　唐李觀謁廟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同施與日月合明　唐常仲孺文宣王碑辭文王既没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

五星聚井　三苗貫桑　漢書高帝元年五星聚於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性理朱子曰孟氏没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下詳聖二韓詩外傳

夢見周公　不賛伊尹　上見論語　唐禮樂志聖人不法桓文不賛伊尹

簡素為貴　福慶用昌　唐姚班傳聖賢以簡素為貴　唐裴潾傳古之聖賢和平是臻福慶用昌

織成天地　索獲帝王　天中記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　文中子王道篇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

東道西道　前知後知

桓譚新論張子侯曰楊子雲西道孔子也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王充論衡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

師蜂師蟻　鑄金鑄人

閼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蜂立君臣師戰蟻置兵　楊子學行篇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乎曰吾聞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

言必及有　含之以虛

世說曰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　閼尹子三極篇聖人之治天下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

心同止水

性理朱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眼如望羊

孔子世家孔子學琴於師襄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

出類超羣　左提右挈性理朱子述古贊曰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又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聖人左提右挈原始要終欲人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也　以誠為本　能化而齊道書誠者聖人之本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顔又富貴貧賤子亞聖　稱其改過　不畏多難唐陸贄傳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人唐崔羣史贊聖不畏多難畏無難　為巢為杖　同德同波陸賈輔政篇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莊子外篇聖人之生

斧藻羣言　糠粃六籍劉勰原道篇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詩緝頌斧藻羣言初學記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議論奉倩獨好言道嘗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聖人

之糠粃也

華殿松生　陸池露滴　符子顧足篇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櫺扉之内霏焉而雲生於牖　拾遺記炎帝聖德所感陸池舟藻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

類情通德　執中含和　周易繫辭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中記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

一心太極　性理北溪陳氏曰聖人一心渾涵太極太之為言甚也

萬世為土　邵子觀物内篇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

仁育義正　地平天成　性理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言如鐘鐘　行則車車　關尹子三極篇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

消

息兩儀 經營三代 李邕宣聖廟碑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

瑰意琦行 玉振金聲 楚辭宋玉曰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 下見孟子

冀州異氣 魯國一人 拾遺記秦始皇時有兗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曰臣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慶都生堯 觀物外篇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絲紛碁布 壁合珠聯 關尹子三極篇聖人道雖絲紛事則碁布 性理北溪陳氏曰人之氣稟不同只是陰陽五行之氣運來運去自有個眞元之會如歷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聖人便是稟得這個眞元之會來

超軒跨皡 謝舜揖堯 唐顏師古聖德頌超軒跨皡騰周軼漢 唐文粹楊植許由碣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

之不盈杯　廓然見四海黄石子聖人存之以應事幾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

法言問道篇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閉然不見墻之裏

易詩書春秋

温良恭儉讓邵子觀物内篇聖人之四府者易詩書春秋之謂也　下詳論語

饋

樂鈞由余　刻像求傳説後漢儒林謝該傳該去官孔融薦之曰後日當更饋樂以鈞由余刻像而求傳説豈不煩哉　史記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觀秦繆公問内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乃以女樂遺戎王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下詳上聖二

引琴解匡圍　觀樂歎韶舞琴操子畏於匡引琴而歌匡人乃知孔子聖人也　茂解而去　左傳季札觀韶舞曰聖人之弘也

青鸐棲於川岳　朱草蔓乎

街衢 拾遺記世語曰青鸐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數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鸐音狄 又炎帝教民耒耜百穀滋阜聖德所感朱草蔓衍乎街衢 操壺杓以就飲 執柘杵而上視 上詳上聖二 青黎子徵色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嘻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

聖四

增衢尊 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四君子 鄧析子轉辭篇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 原

感而後應莊子聖人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言而後行管子聖人擇可言而後行

增耳視目聽亢倉子全道篇陳大夫語魯叔孫卿曰敝邑亦有聖人曰聖人為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　日讀百篇抱朴子勗學篇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

發矢握矢關尹子一宇篇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席卷羣才唐李邕宣聖碑銘首出州聖席卷羣才　廣學天開唐李邕宣聖碑銘大名震耀廣學天開

不卷道而背時七命文聖人不卷道而背時　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圍九尺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名曰聖

聖五

增詩宋朱子感興詩曰放勲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删述存聖軌

原頌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克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唐顔師古聖德頌曰天下文明日月貞觀百神受職

三靈叶賛太階既平光華照爛超軒跨皥騰周軼漢萬壽無疆永延遐算

增碑唐張謂虞帝廟碑曰受晧華之玊允洽神人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咸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此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衆孚咸若無為而治其舜也歟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曰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玄禽翦夏浮寶玊於南巢白

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仙神器衍潢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鐘鼎冠豕家之禮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載靈遥馳於汶上禮樂由是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搆乾元掃荒屯而樹貞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豕百王之丕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虎踞龍蹲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朓月恒星知太紫之宫八柱衡霄羣嶺辨中黄之宅聖人之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

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不問太陽亭午收爝火於丹
衡滄浪浮天控涓滏於翠渚西周捧袂仙宮留紫氣之
書東海摳衣郯子敘青雲之秩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
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降迹也若乃參神
揆訓録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都紼乘黄於下邑湛無為
之迹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
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宫之制洎
乎歴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

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温良授受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筌蹄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賾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

得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敘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元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賛易也若乃靈褋不測睿視無涯石砮貽集隼之庭土缶驗羵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首於封禺𧃷澤東浮考丹萍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鈎深玉策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

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奠楹興夕夢之哭負杖起晨歌之迹撓虹梁於大厦物莫能宗推日觀於魯丘我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為而不有用九五而長驅成而弗居撫雲霓而高視聖人之應化也自四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詩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

萬匹馳驅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黄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者也

增論宋蘇軾論曰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

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增雜文晉王嘉拾遺記曰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池丹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為豢龍之圃朱草蔓衍乎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丹丘以祀朝日飾瑤堦以祀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漿服

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璘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當此之時漸革庖犧之樸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摝峻鍰之銅以為器峻鍰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粲弱可以緘縢也

唐太宗金鏡篇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

韓愈原道曰古之時人之害

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勧為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

令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賢一

增風俗通曰賢堅也堅中廉外也　說文曰賢多才也

通書曰復焉執焉之謂賢　易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原書曰野無遺賢增

又曰任賢勿貳　又曰佑賢輔德　原又曰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增禮記曰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

以利之可謂賢矣　家語曰哀公問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施天下而不病貧此則賢者也　原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　增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與賢者　毛詩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原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

賢者以自輔　增大戴禮曰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

原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精李固表作神人之清者為賢

治身者以積精李固表作練神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增

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

囊中其末立見　漢書劉向傳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

和於野　晉書華譚傳曰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

無匿景衡門不棲遲　元史許衡傳曰夫賢者以公為

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置之周行則庶事得

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　管子曰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　文子曰山有野獸林木為之不斬野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人折衝千里　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原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吕氏春秋曰賢者遺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　增任子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為巳心行道以為巳任處則不求

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為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
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
焉歌舞其君之德　原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饘粥
不足衣則裋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說苑
曰夫絶江海者托於舟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託
於賢　增班固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
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
為民也　委宛子曰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

才也遇不遇時也　原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為常二曰官以任賢為常三曰仕以敬賢為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物理論曰賢人為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黄金累千不如一賢　增通書曰必有恥則可教聞道則可賢　西銘曰聖其合德賢其秀也皇極内篇曰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

賢二

增漢鼂錯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自輔翼故

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首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霸長　原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

始人何足恃　增逌書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羣賢以為六翮託豪傑以為舟檝　原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　增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

汲黯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在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

原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

輕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

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

羣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立不勝衣言不出口然其所

舉者數十人皆令德也　增說苑曰孔子之郯遇程子

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

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

然對曰士不中間謂介紹也而見女無媒而嫁非君子之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　雙峰饒氏曰顔孟之均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顔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質有異之故也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

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者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不至也若飢渴待賢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令徒以高官厚禄釣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則公儀子終身不躡乎君

之庭矣　越絶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史記孟子列傳曰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横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德作孟子七篇　程子曰孟子儘可為孔子事業只是不及聖人譬如剪綵為花花則似矣特無化工耳　後漢李固傳曰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並至名

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
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食倉廩子西
在此奉圭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
高在此理師旅治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懐霸王之餘義
玂治亂之餘風昭奚恤在此惟大王所觀使反言於秦
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原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
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

曰國悲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悲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增漢書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賔客厮役皆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　傅喜傳曰喜以光禄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令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重輕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

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也　三國志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唐書元德秀傳曰明皇在東都酺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内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瑰譎光麗德秀為魯山令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

于于蔿于者徳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山堂肆考曰宋真宗景徳元年密採羣臣有聞望者得二十四人名對崇政殿置於臺省館閣比唐修文館學士號為二十四賢邉肅鞠仲謀郝太沖朱協李元馬京何亮衛太素陳昭度崔端趙湘姜嶼滕涉曹廣周絳謝濤髙謹微張若谷陳越皇甫選陸元李奉天崔遵度其一人則失之矣　宋史邵雍傳曰雍徳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禄不設防畛羣居終日不為甚異

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果齋李氏曰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

元賓默傳曰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人物與人居

温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　明宋濂傳略曰太祖嘗譽濂於朝曰朕聞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

賢三

原順德　樂道周禮以賢制爵則民順德公儀潛事見上賢二　積禮　富

義任嘏道德論夫賢人者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野呂氏春秋文侯曰干木賢人也干木富於義

避世 絶俗論語賢者避世徐整豫章列士傳議郎舒令施陽字季儒宜春人也為人沉重謚静清白絶俗生平常以禮讓先人後已為行因稱為賢者

受賞 守節漢書進賢受上賞左傳賢守節

增希顔 樂孔性理朱子曰南軒張公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揚子紆紫懷金之樂不若顔子之樂顔子之樂也内紆紫懷金之樂也外顔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

壁立 鳳翔性理上蔡謝氏曰孟子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又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

序位 報君漢書封丞相公孫弘為平津侯下詔曰古者任賢而序位孔叢子子思曰報君者惟達賢耳

德星 仁風檀道鸞續晋陽

秋陳仲弓從諸子侄造荀淑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
曰五百里賢人聚　後漢禰衡顏子碑德行邁於三千
仁風横於萬國

原主神明　安社稷　家語夫賢者百福之宗
也神明之主也　徐幹
中論夫賢之為行也是非不與俗辨曲直故得其志
則邦國以和社稷以安兆人受其福羣生頼其祚

增敵七國　有三常　唐李邕傳邕下獄許昌男子孔璋
上書天子曰昔吳楚反時得劇孟
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
周書陰符治國有三常詳賢一

原克勤克儉　知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弗自滿假
惟汝賢　摯虞顏子贊顏子亹亹仁心不違行
無貳過　知
章知微

增闕西孔子　江左尼吾　後漢楊震傳震
明經博覽無不
窮究諸儒語曰闗西孔子楊伯起　晉溫嶠傳晉渡江
之後制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

欣然曰江左自有尼吾復何慮也

不臣不友　一臞一肥　呂子齊有北郭騷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　淮南子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而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

山中四皓　斗南一人　史記留侯世家高祖欲易太子留侯曰上有不能致者四人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誠令太子來以為客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揚雄解嘲四皓采榮於南山　唐狄仁傑傳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往必不獲　望之可知　後漢逢萌傳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使捕之吏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　性理朱子曰堯夫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

自家意思　他人丘陵　性理程子

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論語他人之賢者丘陵也

卿見叔度

典略荀季和見袁閎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閎曰卿見吾叔度耶

帝思子陵

後漢書嚴光字子陵光武即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

經戶披帷

世說袁司徒榮經傳昭戶颿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升堂入室

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小者最勝　門人益親

世說補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

史記顏回傳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楮冠藜杖

彙苑原憲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

木枕布衾

唐書陽城傳城嘗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

亦趨亦步　就清就溫

莊子顔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乎若後矣　管子賢人知道之不可行則沉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譬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温侔取也

避陽城驛

改浩然亭

元稹陽城驛詩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没已久感我淚交流又祠曽諱年祐此驛何不侔我願避公諱名為避賢郵　唐書孟浩然傳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取火於燧

剪綵為花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一朝見七士不亦衆乎髡曰夫物各有儔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　性理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為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不爐不扇

為圭為璋

性理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

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　唐文粹韋渠牟古賢四皓贊煥煥煌煌爲圭爲璋

一動一靜　無古無今

唐文粹梁肅釣臺碑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　方正學三賢贊斯文在茲無古無今

春生秋殺　冬日夏雲

性理程子曰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又陳恬贊程明道曰賢哉先生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稷下聚士　圃澤多賢

風俗通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　列子鄭之圃澤多賢

南國有幾　我門不乏

南史王錫傳魏使劉善明來聘中書舍人朱異接之善明曰南國學辨如中書者有幾又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不見與其奏聞即勑南苑設宴善明遍論經史錫纘隨方酬對他日謂異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望　又袁粲傳粲字愍孫叔父

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之賢愍孫必當復三公

先生烈包元凱　達者位

無子男

後漢禰衡顏子碑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　唐書張後胤傳帝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翊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

賢四

增府望

北齊書王昕傳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左右言昕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

書碑

宋范仲淹傳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

司禮

揚子賢者司禮小人司㦸注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則牴之

原宜有後

白帖賢者子孫宜有後也

增入室生

拾遺記魏文帝稱辟夏曰子所說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手制書與題云入

室生

原不隕貧賤 禮記賢者不隕穫於貧賤不充絀於富貴

增必當遠至 魏李孝貞傳陸昂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

外朗內潤 世說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慈明孰賢許曰二荀守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載文盈車 抱璞子墨翟大賢載文盈車

耳擇口擇 揚子法言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

天爵有餘 先賢行狀鍾皓字季明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松柏為林 唐郎餘令傳餘令傳於學授霍王元軌府參軍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為林也

聲滿天地 莊子曾子居衛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視如土壇 彙苑詳注閔子曰吾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

反

跡合道關尹子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改名半千劉昫文苑傳員半千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半千　盛水不滿性理朱子曰曾子立言盛水不滿　羞對軒冕初潭集衣淑侯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疲暮逢君彙書詳注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賢者常不遇孔帖韓愈與崔羣書曰賢者常不遇不肖者比肩青紫賢者常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　顏苦孔之卓揚子或問曰顏氏子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　前比魯山道州東坡志林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東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頗古多此賢

賢五

增詩唐李白梁父吟曰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濵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遇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　宋朱熹感興詩曰顔生躬四勿曽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焕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金樂府曰聖師之門顔惟

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衮衣有嚴翼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　又曰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為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祀　明宣宗御製擬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煌煌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增賦唐謝觀以賢為寶賦曰楚國之君賢人為寶彼則貴於無脛此則尊於有道琢磨仁義而不緇不磷淬礪

鋒鋩而既堅既好皎皎神奕稜稜貌清志一潔而靡垢
行百鍊而愈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櫝以沽名廉讓在
心命爵而蔑閧銅臭文章滿腹擲地而自有金聲洞徹
不欺光芒相燭砥名而可尚礪節而自晶吐清詞之粲
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温温情田積玉言錯落而無玷
性真明而不瑕袖懐荆璞握有靈蚍以鑒奸察邪之煥
爛比照乘映廡之光華足可充盈軍國輝耀邦家何必
積滿堂以遞矜易連城而助詐一非克儉之教一損不

貪之化虞君受垂棘而滅楚國得孫生而霸使徒美其色暎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籯之價所以愛茲被禍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況各藏器俟時見機而作直若弦矢頡如鋒鍔誠席珍之可任洵柱石之有托以之綏撫而上下康寧以之守禦而內外胥樂既三復之可驗奚衆口之能鑠則知金玉為寶者德義之裒賢人為寶者邦家之基國無日而無事賢無代而無之如此則何必楚也獨

二三子之可師

增詔北周蘇綽為太祖草擢賢良詔曰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尸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　唐開元八年

詔曰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為製賛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賛題其壁焉

增書唐韓愈與鳳翔刑部尚書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令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　宋蘇轍上樞密

韓太尉書曰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髙於水見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

增序宋蘇軾六一居士集序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

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原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

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
涸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
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
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
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

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聞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原贊後漢王粲正考父賛曰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
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閭政誰能不怠申茲約
敬饘粥予口傴僂受命銘書金鼎祚及後聖　西晉嵇
康原憲賛曰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蓽門安賤固窮
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晉摯虞左
丘明賛曰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宏徽猷闡

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音曠代彌休　增夏侯湛閔子騫賛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𤋮𤋮子騫立體中正干禄辭宰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原孫楚顔回賛曰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增唐司空圖三賢賛曰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恵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賛曰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

勞臣惕荒尸阻關百千年社稷　宋蘇轍管幼安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
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
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
四蟬脫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明方正學韓退之贊曰漢後七代道喪言勢不有先
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决百川注之使東
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

予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為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為文章震蕩激昂山不足髙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為徒吁嗟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尚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增論宋蘇軾孟軻論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寛而不可犯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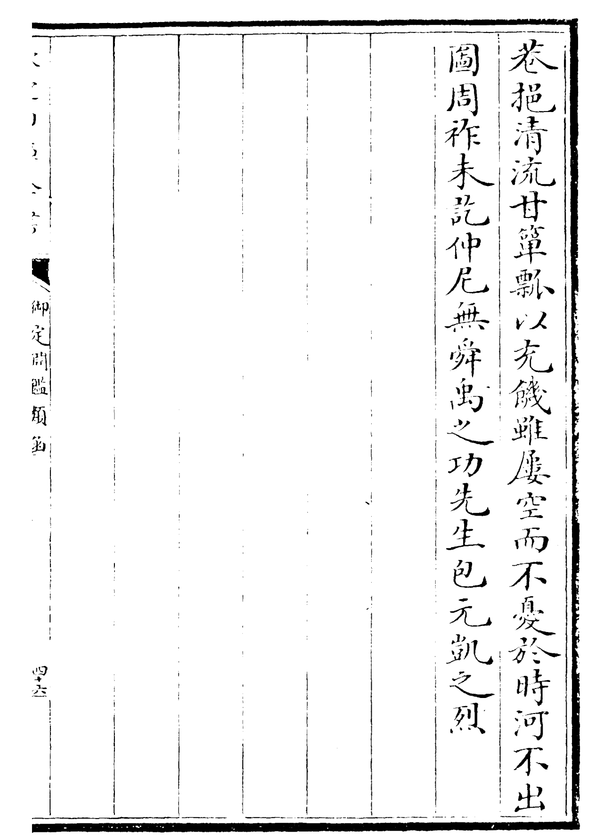
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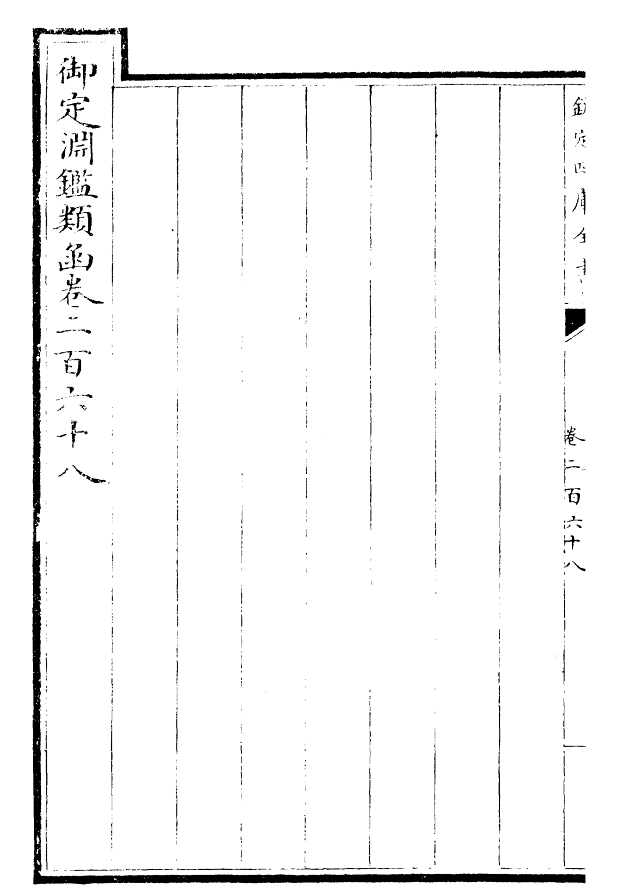
增記唐白居易養竹記曰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人多樹之為庭實焉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

明宋濂九賢遺像

記曰天生九賢盖將以興斯道也濂谿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因作此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九賢濂溪周子明道伊川二程子康節邵子横渠張子温公司馬子晦庵朱子南軒張子東萊呂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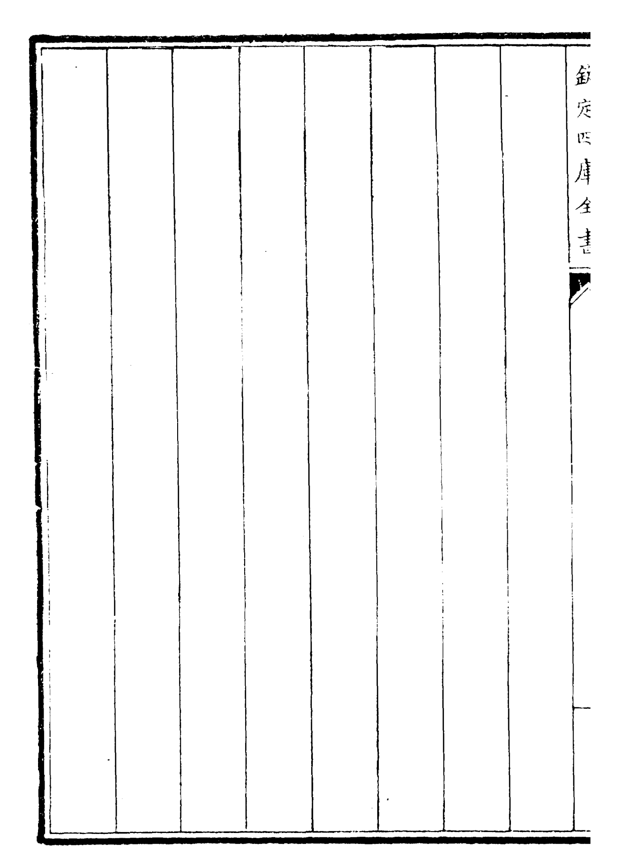
增碑漢禰衡顔子碑曰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横於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為四友之冠實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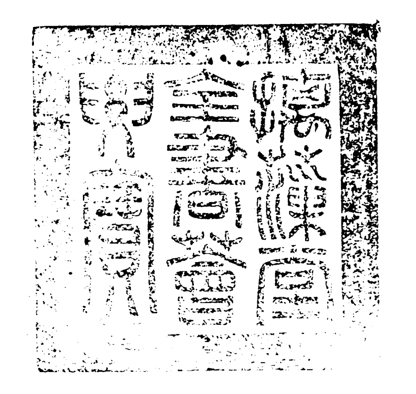

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饑雖屢空而不憂於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八

謹案第十七頁前五行諸侯以四境為土刋本境訛鏡據覲物内篇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唐顔師古聖德頌刋本師訛思據唐書改後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貢生臣黄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十七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九

人部二十八　慕賢　知賢附　忠

慕賢知賢一

禮記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　又曰慕賢而容衆　家語曰天下之至明能舉天下之至賢

詩傳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大戴禮曰同聲則異類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

下之豪相率而趨之從其類也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唐文粹李翺曰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弗見而已矣

慕賢知賢二

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昔者周公體大聖人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此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增史記衛世家曰

成王封康叔為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　管仲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吾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吾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吾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吾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

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禄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詩說曰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原國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公使為下軍大夫　增又曰祁

奚辭[請老也]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敬上而動也]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

史記秦本紀曰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請以五羊皮贖之授之國政號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

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地名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

式路馬所以顏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伸節不為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謂衛獨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有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　史記越世家曰范蠡對越王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

蟊不如種　冊府元龜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史記曰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邪假令晏子而在余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又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

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國語曰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賢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詩外傳曰晉平公游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

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新序曰魏文侯致祿百萬於段干木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

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　孔叢子曰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焉

史記魏公子列傳云公子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漿或作酸）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

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范雎列傳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

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説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黄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

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懃駕如野迎之　魏世家曰三十五年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燕世家曰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孫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田單傳曰燕之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晝邑三十里無入

以王蠋之故　騶奭傳曰齊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
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
侯賔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孟嘗君傳曰秦昭王
聞孟嘗君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
　漢陳平傳曰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有讒平者漢王
疑之以讓無知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
能也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
家耳　韓信傳曰滕公言信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

尉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　張釋之傳曰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欲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後漢張楷傳曰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

容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海內先賢行狀曰東漢戴良字叔鸞高才磊落英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鄉里搢紳下至黎庶莫敢有爭怨之家　蔡伯喈別傳曰東國宗敬蔡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天中記曰客言於何進曰孔文舉

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爲父賁書詣勤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見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又見黄叔度於童幼云當爲世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於世　謝承後漢書符融見郭林宗便與之交又介紹於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

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所致也　漢紀曰陳國童子魏昭嘗請於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泰許之泰嘗不佳微有疾也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又曰黃瓊將葬徐穉往弔哀哭而去陳留茅容追及於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

飲食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亷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李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李偉之賢故也　許劭傳曰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典略曰禰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南見趙戩歎曰鐵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襄陽記曰龐德公謂諸葛孔明為臥龍龐統為鳳雛司馬德

操為水鏡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天姿聰朗高峙岳立非陳仲舉黄叔度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天中記曰黄憲字叔度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固難得而測矣　世說曰陳仲舉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又曰李元禮甞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徳可師　又曰漢皇甫規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剌投謁規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座極歡而别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魏畧曰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墓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

豹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　世說曰有問蔡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俊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藴五經為繒帛坐謙虚為

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屋宇脩道德為廣宅

又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須三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兾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王隱晉書曰衞瓘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樂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續晉陽秋曰太傅謝安見褚爽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期生爽小字也

羅含別傳曰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是江左之秀豈惟荆楚　晉書顔含傳曰含雅重行實抑絶浮偽或問江左羣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張天錫傳曰天錫數宴園池索商上疏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游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庶無遺漏矣　劉孝標辯命論曰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離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新唐書杜如晦傳曰如晦為秦王府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　唐紀曰狄仁傑嘗薦數十人卒為名臣或問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新唐書婁師

德傳曰武后問狄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與臣同寮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　唐文粹李華曰房太尉每見元魯山則終日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　宋史韓琦傳曰琦嘗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晚與歐陽脩相知屢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歐陽脩今之韓愈也　東都事畧曰富弼字彦國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

此王佐才也　性理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若乃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又司馬光呂公著嘗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聞見錄曰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獨司馬溫公年未及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

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　宋史范鎮傳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稱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輕云　羅從彦傳曰從彦字仲素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　蔡元定傳曰元定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

定質正焉　性理朱子曰蔡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絶之
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　宋史胡安國傳曰侯仲
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謂志
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
有斯人也謝良佐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
死而松柏挺然獨秀　金史承暉傳曰承暉生而富貴
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
而友蘇公　元史廉希憲傳曰世祖為皇弟時希憲年

十九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告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　許衡傳曰丞相安圖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陳獻章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颺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

慕賢知賢三

原倒屣　**覓船**　晉王粲傳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又張憑傳憑常詣劉惔惔延之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傳覓張孝廉船便召同載

執轡　**式廬**　史記信陵君傳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新序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式之

傾座　**執鞭**　史記司馬相如傳卓王孫程鄭二人嘗為具召相如并召臨邛令相如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座盡傾　下詳上二

御李　**慕藺**　漢李膺傳荀爽嘗謁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又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本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為

人遂名相如

增八伯 **三君**

晉書羊曼傳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壼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濌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俊也後漢黨錮傳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客鍜 **僨春**

三輔決錄龐知伯名勃為郡小史求平衛農為書生窮之乃客鍜於勃家勃知其賢尤加禮待催直過僨及去送十里過舅家役貸錢贈之農不肯受勃曰不受令勃不安農乃受曰為馮胡乃相報後果為馮胡太守以勃子為門下書佐後漢梁鴻傳鴻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人僨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非凡人也

立亭 **置榻**

徐穉別傳穉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號曰

思賢亭　天中記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又徐摛事同

蘭臺聚　龍門遊　南史任昉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到溉到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　梁陸倕傳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為龍門遊

原薛宣丞相　張既方伯　漢書薛宣傳宣為不其丞琅琊太守趙貢見宣悅其能遷至府舍令妻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贛君宣字也　三輔決錄張既字德容世寒素兒童時功曹游殷察之邀既過家設賓饌其妻笑之殷曰方伯器也遂以子楚托之後既薦楚為漢興太守

增天下長者　江東奇才　天中記袁紹一見鄭康成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斷豈徒然哉　金陵志張温使

蜀諸葛亮見而歎曰江東旅蘆中生此奇才

琴瑟不御　羔鴈成羣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曰其衛靈公乎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却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　先賢行狀陳元方至德絶俗與父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稱三君

開閤待士　立苑招賢

西京雜記平津侯公孫弘開東閤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　又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白鶴朱霞　光風霽月

世說劉孝標目劉訏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　性理山谷黃氏曰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皆所不及　宜當為先

記纂淵海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

之桓譚新論桓帝問陳蕃曰徐穉袁閎帛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閎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義禮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元禮居上

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世說汝南陳仲舉穎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

阿平絶倒

將軍鎮豫章將避亂從洛投敦至武昌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絶倒　衛玠別傳王敦為大

求為小縣　追至東海

郎許允求為小縣允曰卿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小縣乎　晉石苞傳苞字仲容嘗見吏部　漢趙咨傳咨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為路迎謁候咨不為留暠送

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令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平輿二龍

洛陽雙璧 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冊府元龜貫禎為洛陽令陸暐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年老更覩雙璧

瓊樹瑤林

金山玉海 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南史朱异傳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於梁武帝曰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宏深神表峰峻金山方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觀其素行非惟十室所稀

人之水鏡

汝等津梁 世說衛伯玉見樂廣而奇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　魏書封軌傳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嘗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安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為國進賢亦

為汝等將來之津梁耳其見重如此

入錢不得　穿壁以覿　晉書阮脩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南史陸慶少好學節操甚高陳永陽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覿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兹

惟歎長史　先禮郭隗　晉書謝鯤傳鯤為王敦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為人所慕如此　見上二

接迹於道　爭趨其門　唐書陽城傳曰城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迹於道　又大歴中楊綰為相德望日崇天下推正之士爭趨其門有自數十里來者

李公第一　黃童無雙　唐書李揆為盧杞所惡使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　後漢

黄香傳香性至孝博學經典究精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

此皆南金　所謂國寶　翰苑新書晉薛兼少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為五俊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此皆南金也　魏志邴原傳崔琰曰徵士邴原議郎張範所謂龍翔鳳集國之重寶

飲食必祝　鄙吝復萌　司馬光行狀温公殁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後漢黄憲傳陳蕃周舉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恥不及門　喜而倒屣　記纂淵海范仲淹卒天下想聞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出其門為恥　邵康節墓志康節嘗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僕隸皆知歡喜尊敬

莫名其器　每從之遊　世說王公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器　又裴國寶特為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豊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汝南管鑰　天下楷模　海内先賢傳許劭字子將山峙淵渟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又劭別傳曰劭少時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鑰　後漢黨錮傳天下楷模李元禮

勾踐折節　郭奕醉心　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　晉阮咸傳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下馬

霜臺籠日　暑月懷氷　世說望蔡侯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凛凛如霜臺籠日　南齊書陸慧曉傳何點稱慧曉如懸鏡過物無不朗然王思懷如懷氷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

下車知伯玉　一坐別

顏回列女傳詳上二 彔書謝尚年八歲父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張鶵鵄之網非所能羅 聞芝蕙之香久而彌盛魏書公孫度謂邴原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鶵鵄之網所能羅也 劉孝標自敘馮敬通雖芝殘蕙焚而為名賢所慕郁烈芬芳久而彌盛

立觀堂下便驚廏茂之來 坐語桑中已識士元之異上廏茂叔向事下司馬徽龎統事

嵇延祖之卓卓果爾超羣 黃叔度之汪汪原非易量世說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 後漢郭泰傳初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慕賢知賢四

增玉界尺翰苑新書五代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如玉界尺

原吾之師表漢黃憲傳憲字叔度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竦然異之謂曰子吾之師表也

歎若武庫晉裴頠傳周弼見裴頠歎曰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

割啗牛心晉王羲之傳羲之年十二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啗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

增太山北斗記纂淵海自韓愈歿其言盛行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

室邇人遐南史阮孝緒傳孝緒屏居一室未嘗出戶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為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

以為覆蓋世說郭泰

秀立高峙澹然淵渟九州之士悉懍懍宗仰以爲覆盖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唯爲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

如舊相識 晉書陸機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

林宗起拜 後漢茅容傳容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林宗奇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臣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

常成泥濘 貫黄中譚録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當作國士 世說李元禮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

汝南月旦 後漢許劭傳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

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齋酒半途 晉陶潛傳刺史王弘嘗造潛潛稱疾不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既遇便引酌欣然

口訥心辨 後漢劉儒傳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辨有珪璋之質

未有此郎 唐書高孝基見房玄齡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

願為我言 唐紀李吉甫同平章事謂中書舍人裴垍曰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二十人數月之間選用殆盡當時忻然稱吉甫為得人

一日千里 後漢王允傳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秉為門士 漢紀鄢陵庾乘少給事縣庭為門士郭泰見而奇之其後遂為名士門士門卒也

孤松獨立 世說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孤松之獨立

霄漢喬松 天中記郭

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阪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喬松之在霄漢

景星鳳凰 韓愈與李拾遺書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以為快

慕賢知賢五

增詩晉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增詔漢高帝求賢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絶也賢人已與吾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增書晉司空張華與褚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顧彦

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　習鑿齒與桓祕書曰吾來達襄陽觸目悲感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髙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躕慨爾而泣　唐李白與韓荆州書曰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

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咸欲收名定價於君侯 宋歐陽脩答范龍圖辭辟命書曰執事忠義之節傳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托門下之名矧令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之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

增序宋程頤序明道行實曰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懐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增論唐李華三賢論曰予兄事元德秀而友蕭劉此三

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

增碑漢蔡邕郭有道碑曰先生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輿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於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嚮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增說文曰忠敬也　原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又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增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書曰顯忠遂良　又曰為下克忠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忠　左傳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原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增史記肥義曰難至而節見忠臣也

樂毅傳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魯仲連傳曰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漢谷永傳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　劉更生上封事曰忠臣雖在畎畞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晉書譙王承曰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亦復何求　唐紀太宗曰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宋紀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　眞德秀曰自古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

者必勸之以躬攬萬幾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

子牙子曰忠則無二心　鬻子曰君子能必忠而不能必入　桂巖子曰竭愚竊情不飾其過所以為忠也

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文中子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輔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馬融忠經曰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為國之本在忠忠

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　宋歐陽脩曰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　又曰士不忘身不為忠

忠二

增貫子説文曰舜以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　漢書東方朔傳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唐書忠義列傳曰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慚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

與　原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若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　增史記蔡澤傳曰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豈不以忠聖乎　性理西山

眞氏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强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游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

左傳曰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四年州吁弑桓公而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

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原又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来則免對曰子之能仕

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增國語曰晉文公誅觀狀觀狀謂觀駢脅也以伐鄭曰與我詹

而師還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

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

臣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

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復其國

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

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智忠

以事君者與啓同乃命不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原說
死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
處君之髙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　左
傳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箴尹官名克黄使于齊聞亂
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
命自拘司敗　又曰季文子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
藏金玉無重器幣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又曰楚子囊將死遺

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衞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增史記齊世家曰景公立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獲惟忠於君利社稷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之崔杼曰忠臣也　原家語孔子曰晏子於君為忠臣　晏子梁丘據問於晏子曰子之事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增左傳曰初伍員為申包

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如是七日秦師乃出　公羊傳伍子胥曰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為也　莊子曰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謂賈辛為有力於王室舉之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

敬之哉毋隳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史記屈原傳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原史記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為王誑楚王可間出紀信詐為漢王乃乘黄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

紀信　增漢紀曰蘇武使匈奴徙北海上李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　漢書朱雲傳曰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

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原龔勝傳曰王莽遣使者迎勝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　增鮑昱傳曰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

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隷　原蜀志

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孫衣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

晉書周處傳曰齊萬年作亂處為建威將軍以兵五

千受夏侯駿節度處遂進軍大戰奮劒忼慨仰天歎曰

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盖有進無退我身為大臣

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增周顗傳曰王敦作逆

周顗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大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毋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以戟傷其口不得復言血流至踵顏色不變觀者皆為流涕　東坡志林曰晉郗超為桓溫心腹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使知之將死出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思我眠食大減即出此書不爾焚之後方回見書曰是兒死已晚矣不復念愔可謂忠哉　晉書張重華傳曰石季龍使麻秋

陷大夏秋令宋宴以書誘究戍都尉宋矩矩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而自刎　異苑曰潯陽周虓寧康中鎮巴西為苻堅所獲守節不屈而卒殯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欻迴眸鬢髭張裂睛瞳明亮迴盼屬堅堅覩而稱嘉厚加贈賻　晉書王諒傳曰梁碩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左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

斷臂何有　辛憑傳曰燉煌太守辛憑惟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辛晏反叛為晏所執憑勸張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　宋書徐廣傳曰廣當恭帝遜位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恩實眷戀故主　陳書岳陽王叔慎傳曰荆州刺史陳紀降隋滿城將士莫有固志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呼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

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軍門面縛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馳驅有事之際忼慨功名之會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奮勁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貫乎本朝聲義動於鄰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乎百世

矣　高允傳曰魏主曰如高允者眞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　後周書令狐整傳曰太祖時整以國難未平常願舉宗効力太祖常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令卿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太祖稱之云　隋書盧楚傳曰楚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幼主及王世充作亂皇

甫無逸斬闞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約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遂被害　唐蘇世長傳曰高祖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謂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幾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計忠矣

王行敏傳曰武德四年行敏督兵徇楚趙與劉黑闥戰破之既而為賊所執縛之麾下終不屈賊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心惟陛下知之　唐紀曰太宗罷朝怒

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為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宫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唐書魏徵傳曰徵甞謂太宗曰臣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𠨍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　房玄齡傳曰玄齡寢疾抗表諫征高麗上謂

公卿曰彼病篤尚能憂我國家　薛仁貴傳曰高宗幸萬年宫山水驟至夜突𤣥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宫内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寝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　鄭惟忠傳曰惟忠以制舉名見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為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内正君之惡后曰善擢用之後復以待制名武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　安金藏傳曰金藏在太常工籍時有誣皇嗣異謀

者武后詔来俊臣問狀左右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剚腹中五臓並出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醫内五臓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傅之藥閲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　郭子儀傳曰天寳末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子儀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敵壓以至誠猜忌

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唐
書顔眞卿傳曰當祿山反孛噬無全魯公獨以烏合嬰
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
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顔杲卿傳
曰杲卿為常山太守史思明攻常山杲卿晝夜戰井水
竭糧矢盡六日而城陥被執賊脅使降不肯取少子季
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爾子杲卿不答遂殺之杲卿
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

罵曰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汝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　張廵傳曰廵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廵出愛妾曰諸軍終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廵强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又曰南霽雲請救於賀蘭進明進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

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令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令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四射佛寺浮屠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韋處厚傳曰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㫖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耶　韓愈傳曰愈上表極諫佛骨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罪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

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寛假以來諫諍

唐紀曰劉闢反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

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

蘊叱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項豈汝砥石耶闢曰忠烈士

也　宋史田重進傳曰太宗居藩邸時愛重進忠勇嘗

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為不受重進曰

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耳卒辭不受　寇準傳曰準

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

令帝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宋紀曰韓琦請罷新法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在外不忘王室　墨客揮犀曰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近侍以為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　國憲家猷曰宋張康節為御史中丞論宰相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為地對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為知已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問對曰

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臣之所不解也　宋紀曰宣仁太后謂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賔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思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又曰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

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宋史岳飛傳曰秦檜以飛終梗和議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卨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刼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

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韓世忠傳曰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時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能攖檜怒 楊邦乂傳曰邦乂知溧陽縣金人濟江邦乂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宋朝鬼不為他邦臣金帥完顔宗弼遣人説之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翌日宗弼宴於堂上立邦乂於庭劉團練以幅紙書死活二字

示之曰若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大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後又大罵宗弼殺之剖取其心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為國死節不可不厚襃録以為忠義之勸因贈徽猷閣待制　趙鼎傳曰鼎為中丞啓大方誣貶吉陽軍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　金史畢資倫傳曰泗州破資倫為宋軍所執說之降不屈宋人以資倫

忠義欲活之鈐以鐵繩囚於鎮江土獄脅誘百端時一引出問云降否資倫或駡或不語如是十四年　完顔禪華善傳曰元兵破鈞州禪華善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統領禪華善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將欲降之斫足脛不為屈割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絶元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

我得之　元紀曰參政魏天祐逼謝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初甚容禮久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後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簒漢二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

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哉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四月朔至燕京越五日死於驛　文天祥集曰元主名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天祥曰願賜一死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再拜殺於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元主臨朝歎曰文丞相真男子本朝將相皆不能及可惜也　元史郭嘉傳

曰遼陽陷嘉竭家所有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
祖宗有勲王室今之盡忠我分内事也况守此土當死
生以之賊至力戰而死　喬彝傳曰至正十八年賊陷
晉寧城彝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子
婢輩循次投井中而死已隨赴之　元紀曰余闕守安
慶孤城六年號令嚴而信與下同甘苦嘗以病不視事
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强衣冠而出又嘗臨陣矢
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

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及友諒合諸寇来攻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子女俱赴井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於西門外　巴延子中傳曰子中仕元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救闕至則明將軍廖永忠已降何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至軍前永忠欲脅降之終不屈義而舍

之乃變姓名冠黄冠游行江湖間太祖求之不得簿録其妻子子中竟不出甞齎鴆自随有急則死之久之事寖解子中乃還故里洪武十二年詔令郡縣舉元遺民將官之不應者論重辟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於朝詔以幣聘使者至子中太息曰死晚矣為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而死　蔡子英傳曰子英永寧人元至元中進士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擴廓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形求

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濵亡去變姓名償舂闗中久之復為有司所跡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帝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　花雲傳畧曰雲為樞密院判守太平陳友諒攻破其城縛雲欲降之雲怒

奮身大呼縛盡觧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賊碎其首懸於舟檣叢射之　方孝孺傳略曰成祖即位詔召孝孺三降詔而後來以衰絰見成祖怒曰何為著此孝孺曰吾君亡安得不為衰絰乎成祖曰汝不屈我乎孝孺曰死則死耳何肯為汝屈哉成祖大怒命割其舌孝孺大罵不已且以指染血書燕賊二字成祖益怒誅及十族　練安傳略曰文皇即位縛安至出語不遜斷其舌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安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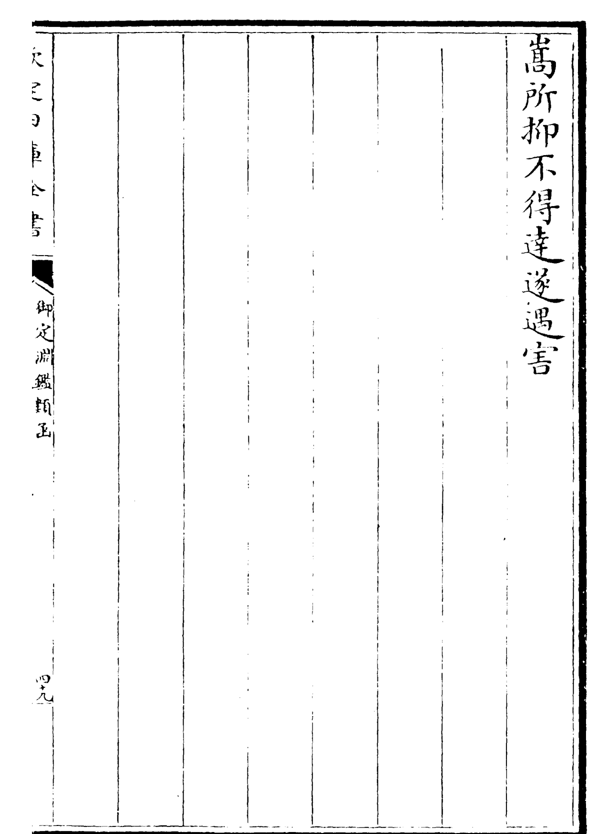
王安在血入於磚潾之不滅　鐵鉉傳略曰燕王正大位鉉被執入見背立庭中正言不屈割其耳鼻終不回顧成祖怒爇其肉納鉉口令啖曰甘乎厲聲曰忠臣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罵不已命盛油大鑊投屍煮之撥使北向展轉向外吏令內侍以鐵棒夾之北向成祖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沾內侍手皆爛咸棄棒走骨仍外向乃葬之　胡閏傳略曰成祖入京首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閏衰絰慟哭聲徹殿庭左右令易服曰

服不可易成祖以族誅恐之閏不為動命武士擊其齒齒盡抗聲不絕　景清傳略曰文皇入京諸大臣多死清獨降王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王既即位欽天監奏昨夜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疑之適清緋衣懷利刃入欲行刺搜得被縛清躍起罵曰吾所以不死者欲以報仇也豈肯北面事亂賊耶命抉其齒且抉且罵血噴御衣帝益怒命剮膚剔肉刷以鐵帚貫之以絲繫長安門是夜帝夢清遶殿追逐心惡之旦日輦過屍側繩忽

斷屍行三步作犯䲨狀乃焚之而滅其族　陳迪傳略曰成祖入正大統召迪責問抗聲指斥不為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鳳山大呼父累我迪叱勿言嫚罵不絕口命羮鳳山等舌鼻與食迪曰忠臣孝子肉非亂臣賊子比也比死罵不輟聲　于謙傳略曰英宗北狩朝野洶懼謙獨任兵政内繕守備外紓嚴疆人心恃以無恐無何也先擁數十萬衆直逼都城戰却之謙於王事止宿朝房未嘗歸私第自奉菲薄不異寒士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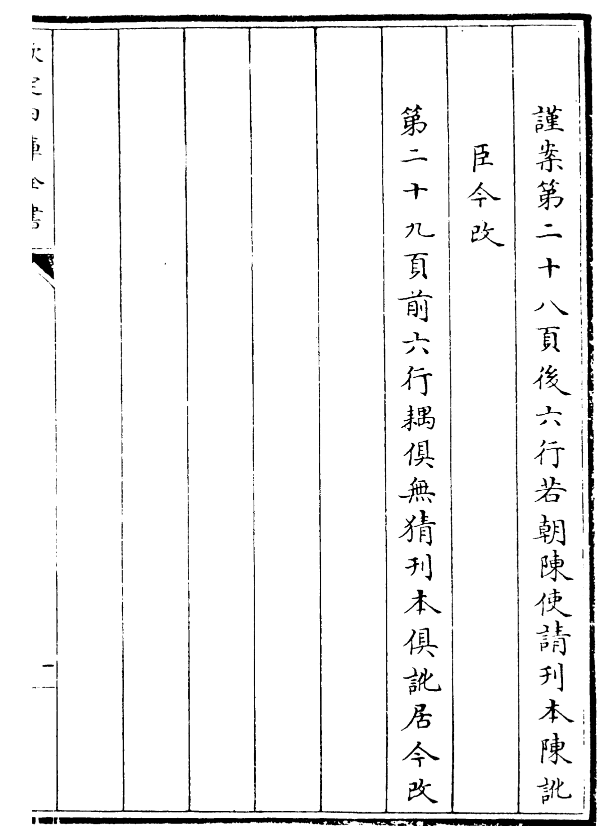
下莫不稱其忠　鍾同傳略曰景帝時懷獻太子死同上疏曰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宜蠲吉具儀請沂王復儲位後羣臣言者相繼下詔獄或予杖左右言事由同倡罪當死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初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起同叱之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去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英宗復辟亟歎同忠臣忠臣　楊瑄傳略曰瑄子源為五官監候正德初劉瑾等亂政源數因事納諫瑾大怒名而叱

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瑾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　世廟識餘録曰海瑞為戸部主事上疏言時政激切世廟閲之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　明紀編年曰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嚴嵩專政誤國十罪世宗怒命杖一百血肉坌起乃下刑部擬罪有臨刑詩天下傳誦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



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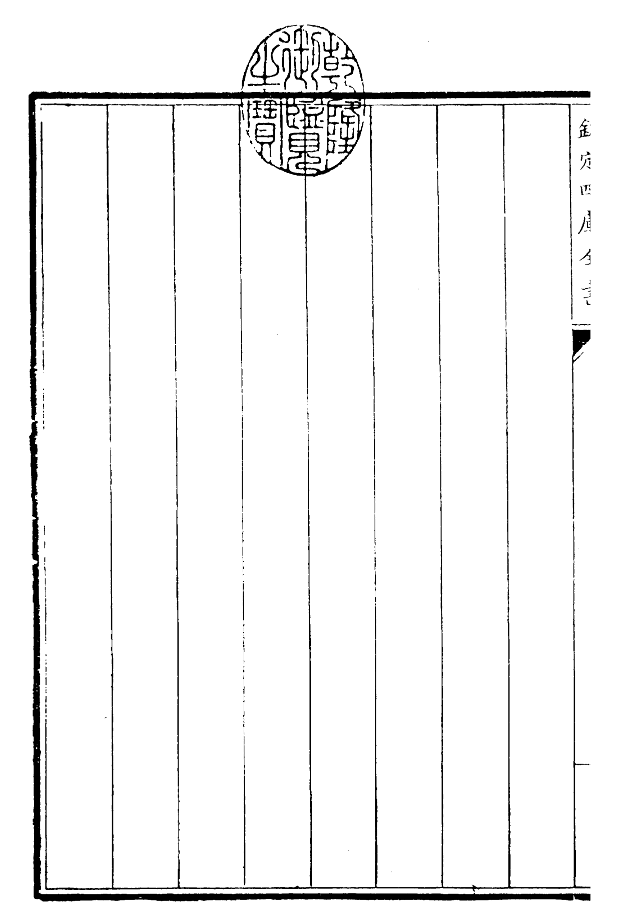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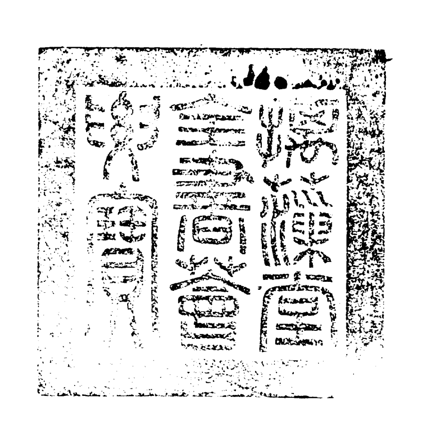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十八頁後六行若朝陳使請刊本陳訛

臣今改

第二十九頁前六行耦俱無猜刊本俱訛居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貢生臣黄永澄